

續故事一百種

陳麗卿單槍刺雙虎



MA
I246.8
193



3 2173 1636 7

陳麗卿單槍刺雙虎

宋朝時候，梁山泊宋江一日在忠義堂，與衆頭領商議興兵。



宋江開言道：『去年軍師議取蒙

陰，以爲呼應救援之地，奈被猿臂

寨陳希真這廝攪壞定局。今我兵

休養已久，我意仍欲襲取蒙陰，軍

師以爲如何？』吳用道：『召村最

爲負固，我得蒙陰，而臥榻之下有

此阻梗，終非良策。』宋江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何不設計，先併了召村？

』吳用道：『且慢。我兵屢過汶河，小弟看那汶河上萊蕪城樓十



分殘缺，我等屢過他境上，從不去滋擾他，況近來我自蒙陰失利而歸，他必不疑我復攻，據小弟之意，此番興兵，不如先襲取了萊蕪，再攻蒙陰。』宋江稱是。

當日計議已定，便點魯達，武松，楊雄，石秀，李俊，張橫，歐鵬，鄧飛，八員頭領，四千人馬，宋江親自督領，一同向萊蕪進發。一路浩浩蕩蕩，竟無阻礙，渡河登岸，事事順利。不數日，將到萊蕪縣，離城一百二十里下寨。時值仲春，宋江未下寨時，早已濛濛細雨，鎮日不止。及至安寨，雨勢漸大，一連三日，宋江營帳器械糧米柴草，都淋漓透溼。宋江心焦，與吳用着了雨衣，出營觀看，宋江道：『看這雨勢，兀自十日不止了，如何是好？』吳用看那山頭飛瀑，穿落重林，新漲黃流，猛然心生一計，便回營教探子冒雨前去，往探

萊蕪城水洞開否？到了次日探子回報稱，新漲水大，各城門水洞齊開。吳用便請宋江傳令拔寨，冒雨前進。行了一日，去萊蕪城只得三十里，前面探報，城內已知了風聲，城門已閉。吳用道：『我們屯兵三日，自然吃他得知；我們只顧進兵。』便派李俊、張橫帶領水軍六百名，從水洞入城；派楊雄、石秀帶領一千二百名人馬，馬蹄人腳都裹了草鞋，虎速前去攻城。萊蕪城上軍士見賊兵到來，當心抵禦，灰瓶遇雨，全無用處，只得把那滾石流矢，順着雨勢，飛蝗也似下來。不提防李俊、張橫六百名水軍，已由水洞殺入。李俊引水軍四百名，由馬道登城；張橫領水軍三百名，斬開城門。楊雄、石秀見了，便催軍馬速進。大雨之中，城上軍士都淋得眼不能開，頭不能仰，怎當得李俊、張橫六百水軍水底習慣，眼明手快，霎時

間殺得城上紛亂，城門大開，梁山兵一齊擁入，將城攻破。宋江吳用都進了城，將文武官員一齊殺盡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盤查倉庫。宋江頃刻得了一縣，喜不自勝，便與吳用在縣衙安息。

次日，就在縣堂上，擺設慶賀筵席，犒賞嘍囉，看那雨勢更大，宋江對吳用道：『軍師真是神算！今番雨尚未止，我們兵馬並未勞頓，新泰縣與此毗鄰，過此卽是蒙陰，我想何不就用此法去攻新泰。』吳用道：『也可使得。』慶賞已畢。又是一日，宋江命楊雄石秀領二千人馬，鎮守萊蕪，一面差人到山寨，教盧俊義添派兵將前來，以備攻襲蒙陰之用。宋江、吳用、魯達、武松、李俊、張橫、歐鵬、鄧飛，帶領二千人馬起程。只見雨勢漸小，到得新泰，雨已住點，吳用教李俊、張橫、歐鵬、鄧飛，依照萊蕪之事，前去攻城。這裏魯達、武

松協同鎮守中營。不多時，只見李俊、張橫轉來道：『不濟事了！』宋江急問何故？李俊道：『萊蕪城破，新泰已得信息，現已緊閉各門，就是水洞也有準備，不能混入。請令定奪。』宋江躊躇無計。吳用道：『今新泰一城，兵力也看得見，沒有內應也攻得破。——卽使攻不破，我等收兵而回，萊蕪依然無恙，此時進退之權在我，我何患而不攻？』便傳令攻城。城上把守嚴密，接連攻了三日，不能取勝。宋江這邊也損折些人馬。宋江同吳用商議進兵之策，只是天色晴霽，風勢很大。吳用道：『有了！近日積雨新霽，那廝必不疑我用火攻，我倒想得一火攻之法。』便傳令軍匠立刻削齊粗竹箭一萬枝，箭上都塗了松香、桐油、硫磺、焰硝，擺齊神臂弓百餘架。一聲令下，軍士吶喊，那一萬枝油箭，登時將敵樓射得同刺鼠兒

一般，隨後火箭亦到。那守城軍士，情知火攻，傳取水龍不及，狂風之中，火勢怒發，登時那所城樓，已變了一座火焰山。吳用見城上已亂，便傳令雲梯兵速行安置。十餘架雲梯，一闐而上，登時梁山兵已滿在城牆上，殺散官兵，下城奪門，文武各官，均被刺死，殺壞兵民，不計其數。城門大開，宋江吳用統領全軍進城，依照萊蕪章程辦理。宋江連得二城，歡喜非常，便對吳用道：『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此城卽交與歐鵬鄧飛鎮守，我等大軍再攻蒙陰。』吳用道：『且慢！我們且把萊蕪新泰兩處，脚跟立定了再商，況且山寨新派兵將，計日可到，那時再取蒙陰，並不會遲。』宋江依允，於是大開慶賀筵席，開懷暢飲，又與吳用閱城。

這時早已惱動了召村英雄召忻，便差人飛報蒙陰縣內，趕

緊準備，一面教高梁致書猿臂寨陳希真之女陳麗卿借兵，一面點齊鄉勇，選好軍器，個個摩拳擦掌，等待梁山賊兵來廝殺。

那宋江在新泰縣不數日，接得張清、龔旺、丁得勝八千人馬，并有李逵同來，宋江大喜。吳用便派魯達、武松、李逵帶領三千步兵，去劫召家村，吩咐道：『他出來，便儘力殺他，却不可殺進去，恐中其計。待我攻取蒙陰縣城，再來接應你們。』三人領令前去。宋江留歐鵬、鄧飛領二千兵，鎮守新泰，自己同吳用、張清、李逵、龔旺、丁得勝帶五千人馬，去攻蒙陰。

那魯達、武松、李逵到了召家村村口，召忻、高梁早已佈陣等待，梁山兵都吃了一驚。召忻、高梁不待梁山佈陣，兩馬一齊驟衝過來。魯達提禪杖大吼出來，召忻、高梁雙馬敵住。魯達一枝禪杖，龍

盤蛇舞，召忻、高梁兩般兵器，四圍繞住。——戰到七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高梁回馬而走，魯達只顧酣戰，忘却飛刀利害。武松急上前大叫道：『魯兄精細？』語未絕，飛刀已到咽喉。魯達急閃，飛刀便從武松左臂擦過，膚皮破損。武松大怒，便輪戒刀直取召忻。召忻一面鎗敵住禪杖戒刀。高梁大怒，便覷准武松咽喉，一飛刀過去，喝一聲着，武松急閃不迭，刃鋒颼的從頸上刮過。李逵口渴已極，飛奔過來，巧與這飛刀撞着，赤膊身上，手腕割開。李逵啊呀一聲，大怒起來，兩板斧着地捲上。召忻知不是頭，虛幌一鎗，回馬而走。李逵不得廝殺，那裏肯歇，狠命追上。魯武二人都喘着氣廝看。只見李逵大吼奔上，那召村陣中一聲鳴金，那班鄉勇都雲收霧捲的退了。李逵追了過去，不覺跌落一個丈餘深的大泥潭，沒頂的。

沉下去，花貂金莊一齊撓鉤搭去。魯達大怒，輪禪杖直上，召忻早已出馬迎住。鬥到五十餘合，魯達知不是頭，大吼一聲，倒拖禪杖便走。召忻追上，叫道：『好漢不要走！走的不算好漢。』魯達大怒，轉身復鬥，禪杖金鎗重復狠鬥，又是三十餘合，魯達已不覺深入重地，高梁見了，接連三飛刀，魯達當不住，又吃絆馬索腳下一絆，便跌在地下。花貂金莊兩馬齊出，捆捉去了。武松大怒，輪戒刀直上，召忻迎住道：『好漢休走！且戰五十合再去。』武松大喝道：『我怎得走，便和你鬥三百合。』戒刀金鎗，扭合便鬥。召忻兀自抵敵不住，幸武松頸上肩上，受過飛刀的傷，所以兩下支住。高梁見了，便輪兩刀來助，叫道：『你再戰二十合，便准你走。』武松見他二人已乏，料想不能多戰，便抖擻精神，力敵二人，不防兩傍旗門

開處，花貂，金莊，領兩枝生力軍殺出來，聲聲叫道：『倒要試你這好漢的本領。』武松情知中計，進又不可，退又不甘，勉力招架，吃



那四人四般兵器，一齊上，殺得眼花撩亂，那武松不覺跌倒在地，衆人又一齊捆捉去了。那羣賊兵，當魯武二人戰時，吃史谷恭用奇兵堵住，所以二人戰鬥被擒，他們都不能上前廝幫。召忻既擒了三頭領，便揮動全軍殺上，那些賊兵，沒命討饒，四散逃去。召忻，高梁，史谷恭，花貂，金莊，合兵一處，打得勝鼓回莊。一面差人去蒙陰縣城報捷，并探聽消息。

誰知那知縣胡圖，防禦符立，接着召村初次的報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，這日聞得梁山兵馬殺進境內，文武二員，抖做一堆。符立道：『莫說救兵路遠，就是朝發夕至，也非長策，今日梁山，明日梁山，嚇也嚇不過。這番來，你我性命，必然不保。』胡圖道：『我看這個地方，所謂千年的野豬，老虎的食，看來終爲梁山所有，竟不如開城迎接，我二人爲頭，竟投降了他，寬叫他幾句大王，或者強盜發善心，仍舊撈摸個一官半職，也好混混吃用。』符立道：『這也是個正理。但我們有點過意不去，依我愚見，不如棄官而逃。』胡圖道：『足下孤身自在，原可擺脫，小弟上有父母，中有妻妾，還有三個小兒四個小女——拖着了這一班人，如何過得？就算逃到他鄉外府，我又毫無積蓄，文不能測字，武不能打米，一門老小，

豈不活活餓死？』符立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吾兄開城投降，小弟失陪走了。但願吾兄調個美缺，小弟也好來打攪打攪。』胡圖道：『多謝金口。』二人計議已定，傳諭開城。符立早已收拾了細軟，帶了一個體己伴當，着了草鞋，腿上塗些爛泥，披件破襖，一溜煙的去了。

這裏宋江大隊兵馬方到城下，只見城門大開，並無守備，倒也不解。吳用道：『恭喜兄長，蒙陰到手了，——此必知縣投降，獻城迎接。』話未了，牙門將軍帶領胡圖進營，看見宋江坐在上面，隨卽跪倒，磕了九個大頭，便道：『山東蒙陰縣知縣胡圖，率領合城紳耆百姓投獻城池，伏望大王洪恩收納，願大王永保萬年。』宋江大喜，正欲查問倉庫戶口冊檔，忽聞報魯達武松李逵都被

召忻所擒，三千人馬大敗潰散。宋江大怒，便罵胡圖道：『你這廝既有心投降，怎麼叫鄉勇來傷我將佐？』嚇得胡圖魂飛天外，吳用忙叫道：『兄長快不要如此。』便附宋江耳道：『兄長快依我如此如此。不特魯武李二位兄弟可以生還，而且召忻亦可一鼓而擒。』宋江點頭會意，便堆下笑臉，下堦扶起胡圖道：『宋某錯怪長官休要介意。』胡圖道：『不才蒙大王容納，實爲萬幸。』宋江道：『召忻係長官治下，如今逆我而行，抗不遵命，望長官設法勸諭。』胡圖聽了大驚，弄得擔承又不好，不擔承又不好。吳用接口道：『長官不須疑慮，此刻軍馬哄亂，召村人必知長官獻城之事，我們將兵馬退了，長官可親到召村，便賺他說敵軍已退，恐其再來，故特來商議，召忻必然不疑。』胡圖沒口的應了。吳用忙叫

李俊張橫上來，與胡圖照了面，又教胡圖留下許多民壯號衣，便附胡圖耳朵道：『長官在召忻時，看見二人如此如此前來，須如此如此照會。事不宜遲，長官快行！此事若成，定請長官坐第三把交椅也。』胡圖歡歡喜喜，飛速去了。這裏宋江將全軍約退三十里。宋江對吳用道：『軍師神算，但此事機括最緊，稍一遲緩，便誤大事。』便急忙教李俊張橫帶了行裝飛速前去。一面便點張清，龔旺，丁得勝，帶領二千人馬隨去。

且說召忻擒了魯達，武松，李逵回莊，端的歡喜得手舞足蹈，教把三人監下，吩咐花貂，金莊，把守村口。正與史谷恭商議破敵之策，忽見那去城裏的人轉來，報稱知縣已獻城降賊，召忻大怒。怒猶未了，忽報知縣胡太爺來拜會，召忻在碉樓上大罵道：『背

叛庸奴，失心狂賊，還敢這裏來渾充太爺？那來的公人睜起怪



舌謠言？『召忻停口，片刻，便喚過那報信人來，問道：『你端的那裏得知太爺投降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方到城邊，賊兵已在城下，那

眼道，『你是奉法良民，怎麼也罵官長？你聽了那個的話，說太爺背叛？』召忻道：『既不背叛，爲何獻城？』公人道：『那個說獻城？現在賊兵已被符將軍殺退，太爺深恐賊兵再來，特來與團練相公商議，怎麼顛倒說出這番話來？到底聽了那個的嚼

城外的人都說賊兵未到時，太爺早已傳諭開城，此刻已到賊營投降，——無一人不如此說。『那公人接口大叫道：『真是怪事奇事！影響全無！梁山上那個賊軍師跪計多端，我想一准是他佈散謠言，離散團練。』召忻聽了，半信半疑便道：『既如此，却是我們錯聽謠言。』便吩咐開門迎入，待胡圖一進莊門，召忻便吩咐關了莊門，嚴緊把守，一面請胡圖上坐。樓上坐地。召忻身邊從人都佩帶軍器。召忻正欲盤詰胡圖，忽見村外無數民壯，雜有逃難百姓，飛也似奔來。胡圖看那人數內，有李俊張橫，便立起身來問道：『到底怎麼了？』李俊張橫并一千人齊聲叫道：『不好了！都監相公，快請太爺進城商議。』胡圖便叫開門，召忻那裏肯開，還要待盤問，只見那班公人，齊聲道：『召團練着他幾個進來一問，便

知備細。』胡圖道：『看這幾個民壯，都是本縣心腹，團練開門不妨。』召忻大疑。只見報知賊兵已到，一個公人早已傳知縣的口號，告知守門鄉勇，速速開門，收納難民。那李俊張橫及衆賊兵一擁而入。張清龔旺丁得勝兵馬齊到，鄉勇措手不及，不知所爲。吃那李俊張橫等，身邊抽出軍器，攙在鄉勇隊裏混殺。召忻聽了，好似對心潑了冷水，心神淆亂，令不及下，莊上大亂。張清大隊已殺進莊門。召忻、花貂、金莊，都從亂軍中逃出性命。召莊門面大破，胡圖已死於亂軍之中。誰知召村裏面，還有一座碉樓，依然壁壘莊嚴，鎗砲矢石，如麻如林，而且還有一事可惱，錢糧財米，外面絲毫無存。——這還不打緊，那魯武李三個兄弟，外面也影跡無蹤，料想是監在裏面。只見召忻花貂金莊都立在碉樓上，大罵道：『我

誤中你奸計！你這班毛賊，休要得意，再敢進來領死麼？」張清大怒，便傳令攻打，那莊上鎗砲如撒頭般下來，賊兵打壞了許多，張清就不敢攻莊，召忻道：『快快回去，叫宋江那老賊來回話，好便好，不好便立宰你。』那三個賊將來祭我陣亡的兒郎。』張清氣得不能回話，只得叫龔旺、丁得勝前去報知宋江。

那宋江大隊已進了蒙陰縣城，宋江一月間得了三城，生平大得意事，只待吞滅召村，便要大開慶賀，忽聽得龔丁二人報來的拘口風，氣得半死。吳用道：『召忻不除，終非長策，這裏且教龔旺、丁得勝鎮守，小弟與兄長親去剿除了他。這裏只防陳希真那廝來管閒事，但他未必聞知得這般快，這事到是以速爲妙。』說罷，便留龔旺、丁得勝守蒙陰城，宋江、吳用親統大隊，直到召村，天

色已晚。到了次日，宋江親到礪樓邊尋召忻說話，召忻高叫道：『宋賊來！你還是討饒，來尋死？』宋江大怒道：『我把你這村莊洗蕩乾淨，方洩吾恨。』召忻道：『你若討饒，你須將新泰、萊蕪、蒙陰、三縣，還了朝廷，好好回去，再端正三十萬金珠來贖你那三個賊將，更另備十萬金珠，爲我陣亡兄弟作祭禮。——這是你一向做落的定價，劃一不二，老少無欺。你若尋死，便快快上來領死！』宋江腦門氣破道：『你早晚必爲吾擒，還敢口出狂言！』便傳令攻莊，只見下面鎗砲捲上，上面鎗砲蓋下，兩邊互有死傷，那座礪樓依然不動。宋江忍着一肚氣，收兵回轉，對吳用道：『這事怎處？』吳用道：『魯武李三位兄弟，又留在他處，如何是好？』宋江道：『除非暫與他講和，待他還了三位兄弟再說，只是他也要我』

金珠。——那年陳希真這賊，竟詐我八十萬金珠，至今仇尚未報，那時我還富庶；如今我軍屢次失利，損失器物無數，祇是百孔千瘡，如何還辦得金珠？吳用道：『且設法攻他，如攻得破，更妙。』宋江點頭。次日，又傳令攻莊，接連攻了三日，不能取勝，宋江憂悶不已。

且說猿臂寨義士陳希真，和女兒陳麗卿都有十分本領。陳麗卿與祝家莊祝永清結爲夫妻。一日，陳希真接到召村的信，知道宋江連破三縣，又在攻打召村，於是便叫陳麗卿與祝永清領兵三千前去攻打宋江，自己在後接應。

且說陳麗卿受命以後，當即領了人馬，直向蒙陰縣來攻打，先令軍馬依常演的陣扎住，靠後左右埋伏，自己領十數騎直抵

城下搦戰。龔旺丁得勝在城上望見猿臂寨的旂號，又是一員女將，龔旺便對丁得勝道：『這必是陳麗卿。那年你我在安樂村時，



龔旺不及提防，受鎗而倒。丁得勝大怒，一飛叉標來，麗卿急閃，那

錯疑他會妖法，誰知不是他。今日他單騎來此，你我一同奮勇去捉住她，倒是莫大的功勞。』
丁得勝大喜，二人便一同開城出戰。龔旺一馬當先，高叫道：『來者莫非陳麗卿麼？』麗卿更不開口，棗騮馬飛驟衝來，兩下戰了七十多合，一鎗刺中咽喉，

飛叉從肋下溜過。麗卿驟馬追上，丁得勝回身大戰四十多合，看抵敵不過，急忙飛逃，吃棗騮馬快，追過丁得勝前頭，麗卿回馬邀住，丁得勝手無軍器，忙抽腰刀抵敵，麗卿長鎗驟刺，如何當得，吃一鎗貫洞而死。麗卿頃刻刺了雙虎，大喜割了首級，提着笑道：『啐！早知這廝如此不濟，我要想甚麼計！』於是揮全軍搶城，賊兵亂竄逃散。永清聞麗卿得勝，亦領兵前來，兩軍會合，獲斬賊兵無數，一同入城。永清便問麗卿如何得勝，麗卿將前事告知，永清道：『你真聰明絕世，這是誘敵奇計了。』麗卿道：『我道這不算計。』永清道：『怎麼不是。』麗卿道：『你休要欺我！』永清道：『你管他。這城是你得的，終是你的頭功。』麗卿大喜，盤查宋江兵器，永清出榜安民，分兵把守各門。陳希真欒氏弟兄大兵已到，永

清麗卿接入城，希真備問緣由，永清與麗卿將攻取縣城的事說了，希真亦驚喜。那宋江聽了信息，不覺大驚失色，可是一時又想不出計策，只得罷了。





KBC
J
246.8
93